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慈湖遺書卷五

宋楊簡撰

行狀

象山先生行狀

先生姓陸名九淵字子靜其先僞姓至齊宣王少子元侯諱通始封平原般縣陸鄉因以為氏曾孫諱烈為吳令子孫遂為吳郡吳縣人自吳令四十世為唐宰相文公諱希聲是為先生八世祖七世祖諱崇六世祖諱德

遷五代末避地于撫州金谿高祖諱有程曾祖諱演並以學行重於鄉里祖諱戩父贈宣教郎諱賀生有異稟端重不伐究心典籍見於躬行酌先儒冠昏喪祭之禮行之家家道之整著聞州里母孺人饒氏生六子先生其季也先生幼不喜弄靜重如成人三四歲時常侍宣教公行遇事物必致問一日忽問天地何所際宣教公笑而不答遂深思至忘寢食角總經夕不脫衣履有敝而無壞踐至三接手甲甚脩足跡未嘗至庖厨常自掃

灑林下宴坐終日立于門過者駐望稱歎以其端莊雍容異常兒也五歲讀書紙隅無捲摺六歲侍親會嘉禮衣以華好却不受季兄復齋年十三舉禮經以告先生廼受與人粹然樂易然惡無禮者讀書無苟簡外視雖若閒暇而實勤於攷索伯兄總家務常夜分起必見先生秉燭檢書伊川近世大儒言垂于後至今學者尊敬講習之不替先生獨謂某曰牛角時聞人誦伊川語自覺若傷我者亦嘗謂人曰伊川之言奚為與孔子孟子

之言不類初讀論語即疑有子之言支離先生生而清
明不可企及有如此者他日讀古書至宇宙二字解者
曰四方上下曰宇往古來今曰宙忽大省曰宇宙內事
乃已分內事已分內事乃宇宙內事又嘗曰東海有聖
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西海有聖人出焉此心同
也此理同也南海北海有聖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
也千百世之上有聖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千百
世之下有聖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乾道八年登

進士第時考官呂祖謙能識先生之文於數千人之中
他日謂先生曰未嘗款承足下教僅得之傳聞一見高
文心開目明知其為江西陸子靜也其始至行都一時
俊傑咸從之遊先生朝夕應酬荅問學者踵至至不得
寐者餘四十日所以自奉甚薄而精神益強聽其言興
起者甚衆還里遠邇聞風而至求親炙問道者益盛先
生既受徒即去今世所謂學規者而諸生善心自興容
體自莊雍雍于于後至者相觀而化猗歟盛哉真三代

時學校也有一生飯次微交足飯既先生從容問之曰
汝適有過知之乎生畧思曰已省先生曰何過對曰中
食覺交足雖即改正亦放逸也其嚴如此先生深知學
者心術之微言中其情或至汗下有懷於中而不能自
曉者為之條析其故悉如其心亦有相去千里素無雅
故聞其大槩而盡得其為人嘗有言曰念慮之不正者
頃刻而知之即可以正念慮之正者頃刻而失之即為
不正有可以形迹觀者有不可以形迹觀者必以形迹

觀人則不足以知人必以形迹繩人則不足以求人又
曰今天下學者唯有兩途一途朴實一途議論嗚呼至
哉足以明人心之邪正破學者之窟宅矣嘗攻切問者
之疵問者不領惡聲輒至旁觀不能堪而先生悠然從
容乃及他事淳熙元年授迪功郎隆興府靖安縣主簿
未上丁繼母太孺人鄧氏憂服闋調建寧府崇安縣主
簿八年少師史公浩薦先生之辭曰淵源之學沈粹之
行輩行推之而心悟理融出於自得得旨都堂審察陞

擢不赴九年侍從復上薦除國子正諸生叩請孳孳啓
諭如家居教授感發良多十年冬遷勅命所刪定官同
志之士相從講切不替僚友多賢相與問辨大信服先
生自少時聞長上道靖康間事慨然有感於復讐之義
至是遂訪求智勇之士與之商確益知武事利病形勢
要害人物短長十一年當輪對期迫甚獨未入思慮所
親累請久乃下筆繕寫甫就厥明即對上屢俞所奏脩
寬恤詔令書成有旨改承奉郎十三年轉宣義郎親朋

謂先生久次宜求去先生曰往時面對粗陳大義明主
不以為非然條貫靡竟統紀未終思欲再望清光少自
竭盡以致臣子之義距對五日除將作監丞後省疏駁
得旨主管台州崇道觀先生既歸學者輻輳愈盛雖鄉
曲老長亦俯首聽誨言稱先生先生悼時俗之通病啓
人心之固有咸惕然以懲躍然以興每詣城邑環坐率
一二百人至不能容徙觀寺縣大夫為設講坐於學宮
聽者貴賤老少溢塞塗巷從游之盛未見有此貴溪有

山實龍虎之本岡先生登而樂之結茆其土山高五里其形如象遂名之曰象山自號象山翁四方學徒復大集至數百人從容講道詠歌怡愉有終焉之意於是人號象山先生十六年詞秩滿今上登極除知荊門軍是年轉宣毅郎又轉奉議郎紹熙二年九月初領郡事吏以故例白內諸局務外諸縣必有揭示約束接賓受詞分日先生曰安用是延見僚屬如朋友推心豁然論事惟理是從先生家書有云每一同官稟事衆有所見皆

得展其所懷辯爭利害於前太守唯默聽俟其是非既明乃從贊歎以養其徇公之意太守所判僚屬却回者常有之先生教民如子弟雖賤隸徒卒亦諭以理義接賓受詞無早暮下情盡達無壅故郡境之內官吏之貪廉民俗之習尚忠良材武與猾吏暴強先生皆得之於無事之日往時郡有追逮皆特遣人先生唯令訴者自執狀以追以地近遠立限皆如期即日處決輕罪多酌人情曉令解釋至人倫之訟既明多使令元詞自毀之

以厚其俗唯怙終不可誨化乃始斷治詳其文狀以防後日反覆久之民情益孚兩造有不持狀唯對辯求決亦有證者不負自至問其故曰事久不白共約求明或既伏俛各持其狀去不復留案嘗夜與僚屬坐吏白有老者訴甚急呼問之體戰言不可解俾吏狀之謂其子為群卒所殺先生判翌日呈僚屬難之先生曰子安知不至是凌晨追究其子蓋無恙也人益服先生之明有訴遭竊脫而不知其人先生自出二人姓名使捕至訊

之伏辜盡得所竊物還訴者且有其罪使自新因語吏
曰某所某人尤暴吏亦莫知翌日有訴遭奪掠者即其
人也乃加追治吏大驚郡人以為神初保伍之制州縣
以非急務多下檢覈盜賊得匿藏其間近邊尤以為患
先生首申嚴之姦無所蔽有劫僧廬鄰伍遽集擒獲不
逸一人至是群盜屏息荆門素無城壁先生以為此自
古戰爭之場今為次邊在江漢之間為四集之地南捍
江陵北援襄陽東護隨郢之脅西當光化夷陵之衝荆

門固則四鄰有所恃否則有背脇腹心之虞由唐之湖陽以趨山則其涉漢之徑已在荆門之脇由鄧之鄧城以涉漢則其趨山之道已在荆門之腹餘有間途淺津坡陀不能限馬灘瀨不能以濡軌者所在尚多自我出奇制勝徼敵兵之腹脇者亦正在此雖四山環合易於備禦義勇四千強壯可用而倉廩歲庫之間麋鹿可至累政欲脩築子城憚重費不敢輕舉先生審度決計召集義勇優給傭直躬日勸督役者樂趨竭力工倍二旬

訖築初計者擬費緡錢二十萬至是僅費緡五千而土工畢後復議成砌三重置角臺增二小門上置敵樓衝天渠荷葉渠護險牆之制畢備纔費緡錢三萬又郡學貢院客館官舍衆役並興初俗習惰人以執役為恥吏唯好衣閑觀至是風一變督役官吏布衣雜役夫佐力相勉以義不專以威盛役如此而人情晏然郡中恬若無事荆門兩縣置壘事力綿薄連歲困於送迎藏庫空竭調度倚辦酒稅先是日差使臣暨小吏伺商人于外

檢貨給引然後至務務唯據引入稅出門又入視官收
無幾而出入其費已多初謂以嚴禁權杜姦弊而門吏
取賄多所藏覆禁物亦或通行商苦重費多由僻途務
日入縮先生罷去之或曰關譏所以防姦列郡行之以
為常一旦罷廢商冒利必有至務者先生曰是非爾所
知即日揭示俾徑至務復減正稅援例是日稅入立增
有一巨商已遵僻途忽聞新命復出正路巡尉卒於岐
捕之先生詰得其實勞而釋之巨商感涕行旅聞者莫

不以手加額誓以毋欺私相轉告必由荆門旁觀者詰其故商曰罷三門引減援例去我輩大害不可不報德稅收增倍酒課亦如之荆門故用銅錢後以近邊以鐵錢易之銅錢有禁而民之輸於公者尚容貼納先生曰既禁之矣又使之輸不可即蠲之又減鈔錢罷比較不遺人詣縣給吏札置鑿院官吏民咸悅而郡亦貧而樂獄卒無以自給多告罷先生以僚屬訪察得其實遂廩給之朔望及暇日詣學講誨諸生郡有故事上元設齋

醺黃堂其說曰為民祈福先生於是會吏民講洪範斂福錫民一章以代醺事發明人心之善所以自求多福者莫不曉然有感於中或為之泣湖北諸郡軍士多逃徒視官府如傳舍不可禁止緩急無可使者先生病之乃信捕獲之賞重奔竄之刑又數閱射中者受賞役之加傭直無饑寒之憂相與悉心弓矢逸者絕少他日兵官按閱獨荊門整習他郡無所先生平時按射不止於兵伍郡民皆得而與中亦同賞薦舉其屬不限流品嘗

曰古者無流品之分而賢不肖之辨嚴後世有流品之分而賢不肖之辨畧先生之家居也鄉人苦旱郡禱莫應有請於先生乃除壇山巔除已雲交及至禱太雨隨至荆門亦旱先生每有祈必疎雨隨車郡民異之治化孚洽久而益著既踰年筭筮不施至於無訟相保相愛閭里熙熙人心敬向日以加厚吏卒亦能相勉以義視官事如其家識者知其為郡有出於政刑號令之表者矣諸司交章論薦丞相周公必大嘗遺人書有曰荆門

之政于以驗躬行之效三年冬十一月語女兄曰先教授兄有志天下竟不得施以沒女兄盡然又嘗謂家人曰吾將死矣或曰安得此不祥語骨肉將奈何先生曰亦自然又告僚屬曰某將告終先生素有血疾居旬日大作實十二月丙午越三日疾良已接見屬僚與論政理如平時晏息靜室命掃洒焚香家事一不掛齒庚戌禱雪辛亥雪驟降命具浴浴罷盡易新衣幅巾端坐家人進藥先生却之自是不復言癸丑日中奄然卒郡屬

棺歛竭誠哭哀甚吏民哭奠充塞衢道各有辭以叙陳
痛戀之情柩歸門人奔哭會葬以千數郡縣於其講學
地為立祠先生遺文諸生已次第編紀先生生於紹興
九年二月乙亥享年五十有四娶吳氏封孺人二子持
之循之女一明年十有一月壬申葬于鄉之永興寺山
距妣饒氏孺人墓為近先生之道至矣大矣某安得而
知之惟某主富陽簿時攝事臨安府中始承教於先生
及反富陽又獲從容侍誨偶一夕某發本心之問先生

舉是日扇訟是非以荅某忽省此心之清明忽省此心之無始末忽省此心之無所不通某雖凡下不足以識先生而於是亦知先生之心非口說所能贅述所畧可得而言者日月之明先生之明也四時之變化先生之變化也天地之廣大先生之廣大也鬼神之不可測先生之不可測也欲盡言之雖窮萬古不可得而盡也雖然先生之心與萬古之人心一貫無二致學者不可自棄紹熙五年二月十有六日門人奉議郎知饒州樂平

縣主管勸農公事楊某狀

出甲藁

墓誌銘

銘張渭叔墓

越之新昌張渭字渭叔某之為國子博士以言事罷歸也韓侂胄方用事時論誣善類曰偽學舉子文字由是大變不敢為理義之言如某見謂偽學之尤者而渭叔不遠數百里與其兄弟皆至願摳衣焉從容數月未嘗一語及舉子事業某於是信其人與之語無他說大旨

惟本孔子之言曰心之精神是謂聖孟子仁人心也人心即道故舜曰道心日用平常之心即道故聖人曰中庸庸常也於平常而起意始差始放逸渭叔領會無疑今其季汾清叔曰渭叔蓋頓有覺焉後移書襄所師寺丞呂先生先生甚善其有覺賀先君有子先生諱祖儉渭叔弱冠有俊譽富戶欲妻之渭叔笑不顧以為論財夷虜之道後知玉牒趙共甫賢遂聘其兄之子雖甚窶安焉親故洪雨若之親喪未舉告渭叔命其室人傾囊

周之衆人咸以爲難篤於好善勇於改過朋友之所共敬得年僅三十七而不祿實嘉定元年二月望日哀哉越三月而趙氏產男名堅老將以庚午正月戊戌塋於其鄉之董塢渭叔之父諱汝弼某已嘗銘其墓今又銘渭叔墓銘曰人心虛明變化云爲不可度思渭叔覺斯

宋母墓銘

宋母者嚴陵王氏祕丞庭堅之曾孫吾友宋修叔之母節行一世罕儷四方士友尊而稱之曰宋母某事象山

陸先生于今幾四十年矣近四五年始識修叔修澹然修潔亦承事陸先生冢子伯徵亦言其澹然修潔修叔遽丁其母憂既葬持其所自記母王氏之行實再拜又再拜而請銘於某某觀其四歲喪母哀事繼母杜宜人以孝聞宜人愛同已出及禮如成人歸金華柳守宋子華之子沆字叔子三十而寡長子姓纔十有二次林即修叔生五歲而有一月而朋始生既久或告以歲月尚賒何恃能自守王氏泣曰女不讀禮乎信婦德也一

與之齊終身不改夫死不嫁古志甚明甦年十有五六較藝郡庠數居前列王氏誨之曰女父無恙時講道於家未嘗強以語人而就問者衆每使學者熟味論語學而時習一章所學果何學所習果何習是弗之思詎可效舉子習小技角勝負止於科第而已耶一日具冠帔請於舅乞擇大儒俾就學時呂太史祖謙名動一時遣之從遊大見稱許其舅欲以致事任甦王氏請曰傳長法也恐難以卑踰尊况孤寡之人越受恩榮萬一不克

負荷則上孤慈祖之恩下失孀母之望不若聽其脩身
俟命後銓登紹熙龍飛進士科以及祿養銓字茂叔不
幸蚤死吕子約哭之為慟王氏通詩禮史傳不為辭章
見世之婦若女以文章筆札傳於人者以為非處逆順
事泰然喜愠具家三世衣無常主爨無別膳少長良賤
不聞忿爭皆王氏化之後居隆興開禧三年冬十有二
月己巳以疾終壽七十有四明年嘉定改元冬十有二
月壬申葬隆興之新建縣桃花鄉白鷺嶺孫男九自適

自道自逢自迪自述自遜自達自遠自逸四明楊某銘
曰宋母節義秉心不貳此心即道學子疑貳

半亭高祖墓記

朝請郎權發遣温州軍州兼管內勸農公事楊某字敬
仲之高祖考九府君諱論居于明州今為慶元府之奉
化縣之忠義鄉之半亭歿而塋焉西子伯與季及其子
孫多環而居之叔子無嗣仲子諱宗輔即某之曾祖考
獨徙而居鄞故魯伯祖考及魯叔祖考之子孫從而徙

焉者亦間有暨先大夫始又自鄞而徙慈溪先大夫乾道中嘗命仲兄玃九府君墓刻石為望屋其門今門圯北赴東嘉奠拜墓下感復興懷思復修興而食指衆新俸無幾方坎坎忽半亭魯伯祖下族兄百六府君之子才子富子祥合計協力作新門墻邑里改觀又族兄名居立石使億以書來欲某識其事某祇惟高祖府君本性清明無體量廣大無際畔萬善本備不假造為日月運行雲雷風雨霜露即吾高祖府君之變化也草木

林生山川峙流人物羣居父慈子孝兄良弟弟夫義婦
聽長惠幼順即吾高祖府君之變化也有孔子之言為
證曰心之精神是謂聖孟子亦道性善此萬古人心之
所同五世介孫朝請郎權發遣溫州軍州兼管內勸農
事楊某不勝興敬興慕以書于永嘉郡齋

蔣秉信墓銘

舜曰道心明心即道動乎意則為人心孔子語子思曰
心之精神是謂聖孟子亦曰仁人心也心可言不可思

孔子知門弟子必多以孔子為有知明告之曰吾有知
乎哉無知也知即思又曰天下何思何慮周公仰而思
之夜以繼日即思非思孔子臨事而懼好謀而成即懼
非懼即謀非謀如鑑之照大小美惡往來參錯具有而
實無如日月之光萬物畢照入松穿竹歷歷皎皎而日
月無思曾子曰鵠鵠謂此也日至非果有所至不動乎
意澄然昭然一日之外或動乎意故曰日至自古到今
知道者千無一萬無一故學者以知道為至聖人與人

群居不得不因人為言月至亦非有所至澄然昭然一月之外或動乎意故曰月至顏子三月不動乎意故曰三月不違仁某得之先兄和仲曰同舍蔣秉信因聞歌朝中措之詞而忽有覺某厥後屢奉秉信周旋灼見秉信之果有覺非學者所知今其云亡其子行中求言以發其幽光秉信之光非幽所可問秉信諱存誠自其上世居四明郡城中小湖之西南曾祖諱俊明金紫光祿大夫祖諱琚大學諭父諱從儒者秉信幼不好弄母滕

氏鍾愛之曰當成大器娶任氏盡以奩具助嫁諸妹全身布衣見人所行當於理必贊必譽有違乎理必告必戒嘉定三年三月寢疾故舊訪問必謝曰萃聚許久今告違矣母哭母訝七日而歿實壬寅十有一月丙申葬于韓溪之青嶂嗚呼秉信之善人所共知秉信之心人所未知人皆有此心多不自知友人楊某書

宋舒子德彰墓碣

道之不明乎天下不知其幾世于茲矣道無不明人自

不明孔子曰禹吾無間然矣非飲食而致孝乎鬼神惡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又曰禹吾無間然矣此三者苟其志于善亦皆可能也而聖人稱禹之善何也道不離乎日用平常而已矣而學者率求之過率作意孔子又曰舜其大知也與好問而好察邇言隱惡而揚善人情率厭常而喜新翫平夷而尚奇偉此自古學者通患聖人知學道者率求之高深幽遠特曰中庸庸常也平常也洪範曰王道平平聖誨諄諄聽

者藐藐某之為樂平也舒同年之弟揚字德彰所居伊
邇節朔相過暨某拜國子博士之命也延某于其別圃
而餞焉于今幾二十年其子綸以訃告卒之日嘉定元
年季春己丑葬之日是年十有一月甲辰墓在長城鄉
饒娥廟冢之右麓新權知興國軍許公錫狀其行曰孝
友曰睦嫺曰任恤曰文雅與鄉貢雖未仕而道無窮通
無精粗無本末一以貫之綸請銘其墓某慮學者復於
孝友睦嫺任恤之外求道銘曰德彰之行平夷大道之

妙在斯百姓日用乎平常大道之中而不自知顧舍之而慕奇

鄒魯卿墓銘

某為樂平首得鄒夢遇某字之曰元祥元祥自有覺某從而滌其滓元祥之叔祖居德興名近仁字魯卿又來訪道某與語從容翼日又與語良久忽覺厥後數款語益信其果覺嘉定二年春至行都又從容累累歸未幾而疾作仲夏癸卯忽盥手振衣而坐召子曾曰吾心甚明無事可言

爾輩修身學道則為孝矣言訖而瞑元祥以訃來予哭于
寢門之內曾不憚修途至通名予意魯卿之子已而問之
果然予哭曾哭而拜予答拜唁問既久留終日知曾因元
祥而又覺曾請銘其父墓在龍田山之阿魯卿祖諱聖徙
嘉州文學父諱孟登進士科初尉建德後隆興錄參魯卿
質直不事文飾以孝聞惡衣菲食窮居而樂和而敬或干
以非義則介焉弗受告以有過則歛衽謝服所當為雖強
禦弗畏以特恩為靜江法曹再調龍陽丞娶董氏長子嶧

次曾銘曰孔子歿月至日至者又歿誰其嗣之孟入聖域
濂溪明道似之象山陸子則有之魯卿同之

鄒元祥碣

饒之樂平鄒夢遇字元祥四明楊某之宰樂平也夢遇與
鄉貢自是相與從容後某以職事至蘭若夢遇見次言近
覺某叩之知其覺矣而猶不無阻隨通之自是益澄明後
又得夢遇之叔祖近仁字魯卿與之語厥明再語而頓
覺末得比邑餘干之曹夙字叔達叔達留縣庠晝忘食

夜忘寢旬有四五日而忽覺嗚呼盛哉自孔子歿學者率陷溺於文辭論議喪其本靈而事意說寥寥二千載其自知自信者有幾若三子者可謂自知自信孔子曰心之精神是謂聖人皆有是心百姓日用而不知三子知之魯卿之子曾字伯傳比年亦覺嗚呼盛矣元祥事親至孝篤愛諸弟嘗語人曰事親從兄之際不思不勉無非實地變化云為弛張闔宇宙在吾手又曰渾然之中品節條理粲然以列又曰人皆以兀坐端默為靜

吾獨以步趨應酬為靜人皆以步趨應酬為動吾獨以
兀坐端默為動其舅謂元祥色溫言約神定氣和喜愠
不形動容周旋莊肅閒泰其處事一於義理不可奪別
後進德厥效迺爾久欲來見嘉定四年春赴禮闈罷而
疾作不可來歸而畧平孟夏三日命二子扶坐艮齋自
謂氣雖微而神則嘉時齋明喜甚哦曰嘉木扶疎兮鳥
鳴闕闕暑風舒徐兮庭中間間起視天宇兮浩乎虛澄
還中堂與家人茗飲罷就寢而歿訃至永嘉哭于燕堂

遣奠臘月其子自得使弟自厚來某對哭自厚再拜墓
有日請志其墓銘之曰

人心至靈自通自明元祥無能有所增唯不動乎意不
昏其本靈

鄒德祥尊人墓銘

某自微省而灼知人皆有至善至靈至神至明之性與
天地同與古聖賢同及為樂平尤欲使舉吾邑之人皆
為賢為哲矧凡學者尤所屬意聞其所自有明其所自

有相嚮相信者甚衆而其自信而不復疑通達而無阻
留者亦寡矣金山之桐林有鄒生夢遇者初聽予言雖
不違察其神聽其辭氣未以發紹熙四年秋予視早過
其鄉接語稍異於曩矣予從而剔其翳刮其垢渙然通
貫他日留縣齋益欵益驗益信于益喜某以所教養斯
邑之民功效僅僅獨於鄒生自謂其庶幾夢遇自此無
逸無間無雜則進於日至月至南野居士諱震字德顯
者其父也雖弗獲接其辭色以氣類推之宜有善德今

攷所狀行知其孝于親友于兄弟居喪毀瘠哀敬雖功
總亦素服終月數里俗解儷祀其先必齋三日臨祭夕
不寐與朋友交恭而忠淡而親居鄉惠和不失一夫歡
心有干以非義亦弗受聞人之善不啻於已有有啓益
者躍如行之唯恐弗及告以有過歛衽謝服且覲其繼
與人無尊賤一用吾情不虞人之欺人感其誠亦自不
欺嘗有言曰正吾此心萬理畢見順理而出萬事自行
不假調停了無滯礙日進而久愈熟以安賢哉宜其有

子如夢遇也所居之南治圃日涉林壑清邃榜曰南野
自號南野居士淳熙初慶朝錫類封初品紹熙三年十
有二月十有二日以疾終享年九十妻洪氏亦以慶典
封孺人夢遇將以紹熙五年十有二月庚申奉帷荒塋
于詔原之司徒山求某銘其墓銘曰

人性自善衆德自備無之斯闕有不為異故夫南野之
德之美皆非自外至維彼蔽焉而闕者衆而後斯之為
貴

冢婦墓銘

新除將作監楊子字敬仲之冢婦恪之妻馮氏名媛安
字婉正孝友篤至靜專無故不出戶衣服不事華侈口
不言財利寬厚慈惠知過能改明白不藏襲病久常情
不堪婉正語其子埜曰我雖病實未嘗病生如死死如
生嘉定六年夏六月十有七日安然而瞑無一言越明
年祖奠遣奠而歸里至二月丙申葬于象山縣之崇仁
里至西溪之玉峯之阿子三埜坐墓女湘銘曰

嗚呼馮氏死生一致至哉斯言自古儒宗學子不知其
幾千萬覺此者有幾不謂婦人而有此

葉元吉請誌妣張氏墓

某之至契葉元吉名祐之之母孺人張氏諱景昭故將
作監丞諱允恭之女孺人孝敬明悟自幼不獨治女工
常親書史事親竭情備養有孝女之稱後歸司農寺簿
諱大顯字仲謨有異質嘗親薛士龍鄭景望官居守正
民悅湖海羣寇仲謨每有輶畧用事者雖不行其策而

輿論謂善孺人以夫家司計者倜儻廣費孺人長慮亟出玩服治田太湖上厥後祖業果告罄而孺人所治之田遂為祭祀伏臘之需祖姑適台倅孫君老而無子女子之子曰傳或疑其名孺人曰是出樂天之詩留與子孫傳孫君大驚他皆類此平居亦不切切讀誦過目輒記元吉謂其虛明靜一如鑑中象自然畢照未嘗作文章曰非婦人所當為從寺簿歷官中外言不及政曰非婦人所當為太湖之田雖不多孺人銖積寸累調度有

方日需不闕醯醢殺核備具賓客至不知其為事姑如
母惟所欲不問難易常儲以供而自奉甚約歲時佐寺
簿羞饋祀必躬以嚴必豐以潔如是者二十有四年姑
歿獨春秋之事勤勞怵惕如初他皆付幼子米鹽靡密
則二女為之曰他日為婦人亦所當知孺人言必端莊
事必謹審高明而色柔嚴正而氣和尊者不以貧賤廢
禮卑者不以貴盛降意奴婢不答困乏必恤二女擇配
甚嚴或以為太過曰不然是家故嘗有了齋陳公為壻

不可使俗壞其素風士之有學願請者令諸子與之遊而遠其張皇虛憍者雖或以科第進每以為戒故元吉曰祐之由是不敢苟專試業閉門不妄交某至吳元吉來訪執禮甚恭自言弱冠志於學而未得其方凡先儒所視者依而行所訶者必戒如是者十有七年然終未相應中間得先生子絕四碑一讀知此心明白廣大異乎先儒繳繞回曲之說自是讀書行已不敢起意後寐中聞更鼓聲而覺全身流汗失聲歎曰此非鼓聲也如

還故鄉終夜不寐夙興見天地萬象萬變明暗虛實皆此一聲皆祐之本體光明變化固已無疑而目前若常有一物及一再聞先生警誨此一物方泯然不見元吉弱冠與貢孺人不以為喜聞聲而大警悟孺人雖未喜而至於甚及元吉見某後歸道某言且謂若不見先生止於半途於是喜甚某訪元吉孺人已疾病命二女聽於屏間盡記某之言以告孺人舉手曰幸甚吾兒得此於先生也吾死無憾矣垂絕神氣清明無一語之差時

嘉定十有一年十有一月乙未終于正寢卜以明年正月庚午祔于吳縣至德鄉陸公原寺簿之墓子五男祐之輔之渙之二歿四女二歿其一許嫁迪功郎新台州寧海縣尉陳自牧孫男一潛元吉泣血請誌銘於某遂為之銘銘曰

孺人張氏識高行懿孝敬至矣衆善兼美于頓悟覺常情大喜孺人雖喜以其微蔽逮其蔽除始不勝喜精明若此古今鮮儷

錢子是請誌妣徐氏墓

某於淳安錢子名時字子至契子是已覺惟尚有微
礙某刻其礙遂清明無間無內外無始終無作止日用
光照精神澄靜某深所敬愛後遣冢子禰奉書至并其
妣徐氏家傳紀其孝敬燭疑事如見族人事有難決就
問一言而定閨閭不嚴而治歲大歉數日杵米給隣里
有生子貧不舉者急諭止之給以酒米其抹活餓死不
可殫紀棺梧野歿捐地數畝為蒿里其夫號筠坡翁字

晦仲吳越文穆王九世孫夫婦德同行合子是起敬請
誌銘其墓某與子亦嘗為至契銘其親墓今思孔子書
嗚呼有吳延陵季子之墓異乎後世繁辭某已戒子孫
我死後毋為誌銘子是欲其考妣之善譽垂於不朽子
是之子頽字誠甫亦近於嘉

闕

文

永嘉勸農文

古者舜大聖人也而耕伊尹聖人也而耕耕者常情之所賤君子之所敬尤為本朝列聖之所敬故守令皆以勸農繫銜令爭田之訟累累豈有田而不肯耕然大患有二其一風俗好奢故雖耕而終貧其二風俗好爭以好爭故雖耕而終於貧人情豈惡富而喜貧哉風俗之所習尚舉一世皆以奢侈為美為榮父子兄弟意嚮州閭隣里意嚮無不趨於奢無不羞於儉今欲改奢而為儉其勢固難但奢則坐見貧困鄰里罕能救雖至親亦

罕能救審思至此則泛泛羞儉喜奢之浮毀譽何足顧
恤顏子簞瓢垂芳萬世崔烈雖富人謂銅臭願父老訓
諭子弟勿循羞儉喜奢之浮毀譽自取貧困顏子有負
郭之田六十畝尚簞食瓢飲今田家未必人人有田豈
可不計度孔子曰君子無所爭老子曰天道不爭而善
聖人情率喜爭豈以爭為美德私意作于中好已勝而
恥於下人故爭不思爭則非君子爭則為小人爭則違
天道上帝所不與禍災隨之故好爭者多敗家遭刑願

父老訓諭子弟切勿爭敗家遭刑自取貧困自陷於小人之域戒之戒之小人以求已勝為榮君子以求已勝為辱以求已勝者小人也天道虧盈而益謙人道惡盈而好謙鬼神害盈而福謙謙即不爭謙反尊而光今不與尊光而取虧害利害甚明願父老從容暇日審思詳慮與子弟共議切勿以奢為榮當以顏子簞瓢為榮切勿以好爭為榮當以不爭退遜為榮勿以老太守諄諄為虛文非真情此實老太守愛汝輩切至之實情

講義

吳學講義

人心自正人心自善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及長無不知敬其兄不學而能不慮而知人皆有惻隱之心皆有羞惡之心皆有恭敬之心皆有是非之心孔子語子思曰心之精神是謂聖人人皆與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同人心非血氣非形體精神廣大無際畔範圍天地發育萬物何獨聖人有之人皆有之時有古今道無

古今形有古今心無古今百姓日用此心之妙而不自
知以其意動而有過故不自知孔子曰改而止謂學者
改過即止無外起意無適無莫蒙以養之孔子曰吾有
知乎哉無知也文王不識不知孔子每每戒學者毋意
意態有四必固我皆意也如蒙如愚以養其正作聖之
功

跋

跋汪尚書達古字碑刻

自正學不明士大夫以放逸為事業夫是以草聖之名
出世俗所膾炙而不知古聖賢之所感額漢晉而降沈
浸乎飄逸放肆淵海之中不自知其非其字畫其辭章
議論皆自畧同故治日少亂日多哀哉且小學家推尊
王右軍第一某熟觀諦玩美則美矣要無齊莊中正氣
象無三代氣象然則今字畫宜何從古文世莫曉古文
一變而為篆篆一變而為隸隸又變而為楷至於楷不
可復變矣而世為楷者其間亦或有飄逸放肆意態今

能去飄逸放肆意態則正矣慈湖楊某敢奉上帝命鍼
千載之膏肓而疾勢方張一齊不勝衆楚所恃以無恐
者灼知舉天下萬世人心本善本正本清明本無放逸
本與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同本與天地同俗習雖
深固其本有者豈不隱然有感于中

跋厲氏李氏墓碣

夫孝天之經地之義貞亦天之經地之義厲夫人李夫
人一心而曰孝曰貞人自謂之姑婦同德闔族敬之某

書之

書雲萍錄趙德淵親書後

輿論謂數年前極有性氣及為僉判全不見有性氣永嘉徐良甫與德淵至稔熟言其喜怒不形於色同徐良甫從少保墳所從容幾日德淵忽於早食前驚曰異哉良甫問狀於是知其有覺某後見德淵德淵曰與簋今於日用應酬都無一事只未知歸宿之地某曰不必更求歸宿之地孔子曰心之精神是謂聖人皆有是心心

未嘗不聖何必更求歸宿求歸宿乃起意反害道孔子
每每戒學者毋意後再見德淵果平平不動乎意

書馮師功

沈公甫言先世暨馮師稔治初顏亮決策渡江馮師斬
其後而亮以死後又父子冒大險入峒而峒寇平其言
海上火失燎帆之功曰此猶未足為難公甫屬某題其
詩後某平生見人一言一行之善即興敬興愛矧馮師
有安社稷之功三是宜書

銘

中庭招呼磬銘

辭氣惟謹執事惟敬斯謹斯敬動中之靜得此為賢盡此為聖

雲石銘

有石而雲有扣而聲匪聲匪形大哉一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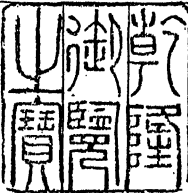
慈湖書屏

先聖有訓忠信篤敬參前倚衡虛明靜瑩曾子曰鵠鴈

易曰蒙以養正又曰乾元曰性命孔子亦謂明目不可得而視傾耳不可得而聽

馮甥請書屏

學如不及猶恐失之馮甥請書于屏儆戒深意殊慰老懷微意雲興日月虧照古聖猶兢業吾甥其戒之



慈湖遺書卷五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慈湖遺書卷六

詳校官庶吉士臣謝恭銘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覆校官博士臣劉光第

校對官助教臣羅萬選

謄錄舉人臣姚培雯

欽定四庫全書

慈湖遺書卷六

宋 楊 簡 撰

賦

廣居賦

四明楊子家本三江之口徙居西嶼之麓綠野橫其前
青巒維其外東海之水不憚餘百里之勞遙崎嶇委蛇
日致兩潮之勤於其門輸清納潤曾不少懈北山之桃
李方春盛時相與聯比參紅錯白間青圓翠組織西蜀

之錦環石魚之樓而屏之美於畫繪南園之竹櫛櫛差
差如立萬琅玕踈踈剪剪微風過之蕭然如奏天上之
樂於碧雲之端竹之南有水水之中有荷青圓有蒲綠
纖水仙微酣而立炯若出塵之風度而隔以雲烟遊鱗
戲涼羣羣然圉圉然至於芙蓉秋紅菊金布錢橘梢之
黃未垂而葡萄堆架擁千萬夜光之珠而爭先雖朔颼
之戒寒爛丹邱於四山而壓冰之梅獨出其奇吐孤芳
而盤旋玄冥又從而佐之剪玉鏤瑤雨花其間有家如

此亦可謂奇矣而楊子方悠然而笑曰吾又有廣居焉
益奇吾所謂廣居非棄此而他之特前所陳有目者之
所共瞻有口者之所共言吾今所叙有目者之所不睹
有口者雖欲言而無所廣居之上天所不覆胡為乎天
莫之覆也天可指天可語吾之廣居不可指不可語廣
居之下地所不載胡為乎地莫之載也地有所寄有所
止吾之廣居無所寄無所止廣居之東其東無窮胡為
乎無窮扶桑有名欲往莫從陽精陽升猶在青冥之中

青冥有象有象有窮無象無窮吾廣居不可以象言奚
窮廣居之西其西無窮胡為乎無窮崑崙而西其遠益
迷雖極夫日入焉之涯道阻且脩已莫之躋矧其日外
之冥冥與東則齊有涯有冥冥有窮無涯無冥冥無窮
吾廣居不可以涯言不可以冥冥焉奚窮廣居之南滄
溟渺漫海外有國國外有水水之外人莫得而觀可觀
者必有所窮吾廣居尚不可得而觀奚窮廣居之北沙
漠無極骨利幹近日出之所北距大海海又無窮海雖

大不逃乎形有形之物終窮吾廣居不可以形其窮廣
居之中天生其中地生其中日月经其中星辰羅其中
雷霆風雨霜雪變化其中人與鳥獸蟲魚萬彙盡產其
中然則所謂楊子者居於其中之何所哉三江之口乎
西嶼之麓乎室乎堂乎序乎塾乎石魚之樓乎南園之
竹塢乎謂不居乎三江之口不可謂果居乎三江之口
亦不可謂不徙乎西嶼之麓不可謂果徙乎西嶼之麓
亦不可堂無中邊室無戶牖序豈東西塾非左右樓雖

可登而難升塢雖可遊而莫有大哉乎廣居以文宣至
聖猶莫知其鄉以洙泗諸賢猶不得其門學者愈行而
愈遠智者愈言而昏者愈不聞壁闥四開而宗廟之美
百官之富非立牆之外者所捫是中有不求自有之至
樂宮商日奏金石日諧油油而溶溶易直子諒莊敬正
中高明而有融泰和而粹沖世樂有窮斯樂靡終舉視
聽心知之屬不以爲有旦暮有古今有始終而寂然莫
之移洞焉乎空空緝熙靈府之光明混涵聖域之冥濛

而圓首橫目之子方且日持鑽堅之錐力運鑿深之鋤
進寸而退尺欲前而倒趨嘻嘻吁吁

南園賦

光風兮靜明林塘兮翠深雲閒兮不動景妙兮莫尋泰
和融凝兮非浮而非沈萬化迭奏兮豈去曩而來今不
知吾足之所如徃兮不覺吾口之自吟百草千木兮散
蒼然之球琳紛禽鳥之飛鳴兮盡成韶護之音樂悠悠
以自生兮孰究其所始究其所終微覺其略如萬象兮

森羅雜錯于止水之上明鑑之中纖洪短脩畢陳互映
兮有不可勝窮之容而澄光瑩然兮曾莫省其聚散矧
復判其西東厥沈兮匪卑厥高兮豈窮其驟焉輻輳兮
非積其忽焉以適遂至於無兮詎空斯妙兮可言而不
可語惟可弄明月兮歌清風不索自獲兮愈思愈窮古
之人何以命之曰中庸

東山賦

吾之日用何如哉如東山之曉色蒼茫無際不可攬取

其間雲氣隱見陽輝粲發霞舒金錦愈變而愈奇雲拖
玉龍出沒夭矯於萬峰羣翠之間可觀可駭而須臾忽
化千態萬狀莫繪莫畫又如江上之秋光清空爽明若
甚近也而不可執若遠也而不可追而及清露濡之霜
月炯之而無所損無所益又如松間之溪聲玲玲其鳴
其音甚清的然可以聽而聞而不得夫音之形又如巖
前之月明其潔如玉其流光凝止若可以斂而掬入松
為松入竹為竹隨物賦形而終不得其機軸此豈吾之

所私有獨妙獨化他人不得而與哉舉遐近通萬古夫孰者之不然惟昏明之不齊是非之迭出所以有知有不知有協於極於不極粒我烝民莫非爾極孰謂吾日用而非極乎孰謂吾日用而可以知可以識乎孔子曰哀樂相生正明目而視之不可得而見也傾耳而聽之不可得而聞也孰謂吾日用而可以見而可以聞乎偶書如右他日名之曰東山賦或疑當名日用賦應之曰如此問不惟不識東山亦不識日用慶元丙辰仲秋書

於石魚竹房

蛙樂賦

至矣乎至矣乎音聲之妙有如此不可以言道不可以
意傳者乎靜夜兮寂然發機兮捷然有唱輒酬兮翕然
驟然千鼙競奏萬珠紛聯此斷兮彼續甲洪兮乙纖各
出其奇互發其妙離離然粲粲然若星辰之綴懸泠泠
然激激然若巖隈之溜澗下之泉又若急雨過瀟湘之
上織錦濯蜀江之芳鮮宮商迭播角羽相先律不知其

何律芳呂不知其何呂唯觀夫大積焉而不苑並行而
不謬隨之不見其後迎之不見其前如彼萬象森羅參
錯畢見其瑩然之鑑澄然之淵至動矣而靜至繁矣而
不喧是音也可聞而不可聽可以默識而不可口宣孔
聖遇之而忘齊國之肉味黃帝得之而大張於洞庭之
原胡為乎獨不見省於橫目之士至憎而不煩甚以為
冤冤矣乎冤矣乎俯不覩其為地仰莫知其為天雖百
師曠何所措其耳雖千子期惡從探其源然則是其要

妙終而不出其秘以啓後來之惓惓者乎西嶼楊子於是爲之歌曰竹風之蕭然松月之炯然佐以絲桐之灑然繼以是歌之油油然可謂昭然灼然

月賦

山月兮騰騰千峰兮畢明入林度嶺兮疏爽而散清浮波泛流兮又何其縈迴激灩湛湛渟渟雲氣盡伏太虛碧澄不疾而速不行而至忽一輪之驟升珠無得以肖其圓玉不可以齊其瑩神光獨竒萬古一靈遯星辰之

失色截天漢之欲傾虛明之妙彌滿六合擬攬之而無
得姑觸之而莫零入竹則與之為竹入松則與之為松
到几盈几透窓可擣徹酒涵杯跨絃詣琴大巧造微至
於此而無所用其力至潔非染而如留若凝却之似止
而非止進之似臨而匪臨自古幽人雅士孰不仰止玩
止樂之詠之不知其幾千萬語矣終莫能贊其不可摹
寫之奇探其造化機緘之情廣寒宮殿近在吾方寸之
地而有目者無覩有耳者未聆西嶼楊子女知之乎楊

子曰予惟無知故若是樂也故若是融融皜皜迎之不
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後也且不自知其為無知而況於
知乎子仰而觀之清明者何乎俯而履之博厚者何乎
從子目之所視所視者何乎從子耳之所聞所聞者何
乎彼乎此乎巨乎細乎虛乎實乎衆乎寡乎有乎無乎
子乎我乎可言乎不可言乎可思乎不可思乎洙泗聖
人所以無得而稱姑託之以水曰知者樂之又託之以
山曰仁者樂之某今亦姑賦之以月而某樂之子信之

乎

心畫賦

硯者天池也墨者玄雲也筆者龍也乘龍者不知其為何神也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後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忽焉有感而動乘龍飲天池之水運磨玄雲須臾下膏澤以潤洽萬物隨物為形為圓為方為正為旁或直而遂或曲而疆或來或往如飛如翔如金如玉如齊如莊變化萬狀衆善中藏粹然之容燦

然之光其不可窮盡之妙豈鍾王歐虞諸子所能夢而
見覺而望彼方且馳騫矜銜乎放蕩之晉世以文飾姦
可恥可歎之唐後世又從而祖述之不復知三代之王
古列聖人典章鍾鼎刻畫具在觀之使人溫良恭敬中
正精粹之德生今觀蘭亭遺藁亦有油然感動於中者
乎吁吁嘻嘻壞人心敗風俗使成人鮮德小子無造
享國者不長皆斯類有以共成其殃而天下猶不知其
故反相與助其狂瀾擷其餘芳

詩

明堂禮成詩

嘉定二年秋九月辛丑皇帝祀上帝於明堂
禮成館職祇承舊比作詩以奏忠朝請郎秘
書省著作郎兼權兵部郎官臣楊簡上進後
不上

去臘陳三劄茲秋奉九筵羣英俱有賦孤跡敢無篇宗
祀新隆禮宸衷上格天虛明融寂寞大化合敷宣近駭

邊烽急前驚內寇連鬼神雖然佑刑政謹將然歲謂公
私雜希聆宰輔賢積深千萬獎任止二三年苟且姑循
舊嗟咨亦屢傳旱蝗難熟視殍殣慘相聯寒後裘方索
薪間火已然冕旒幾咫尺軒陛隔天淵善頌無諛語愚
衷有至虔願兢兢業業安止出剛乾

內丹歌

某聞內丹不可見不待施工自成煉羲皇以上幾春秋
何啻千千萬萬轉到今晝夜流光湧金烏夜照廣寒殿

餘輝散發綴碧落稀稠紛糾珠玉濺沖氣祥精騰太虛
舒卷飛浮態累變映空曉景綠拖藍錯綺晚凝紅染茜
有時震響轟真濛有時熠燿盤飛線有時清潤垂冰絲
有時忽舞瓊花片其間秀結成山川密木繁林飛鳥蟲
魚次第現龍翔鳳鳴寶箴興網緼孕瑞生羣英四明之
麓鄞之曲育神含和備五福中有祥光兩派明內虛外
應無不燭能聽能言能徃復屈伸俯仰天然奇不知手
舞蹈與足二十年前忽轉移驀過慈川天寶山之西翠

微曲複烟霞深變化遊徙誰復知端倪石魚樓閣雲氣
低比年往往暫此棲御風兩渡浙河去又尋歸路從桃
蹊桃源深處無人識縱復經從當面迷天實秘此丹所
見惟童顏暫時一語露一斑不直知音又復還

登石魚樓

樓欄倚碧空綠樹正搖風我獨來從容笑歌於其中微
涼吹我衣碧袂紗玲瓏詩成自長吟宛轉音和融此意
無人會祇許清風同亦許空間雲悠然西又東亦許林

間禽幽轉聲無蹤亦許山間翁笑語天機通前山對我
吟突兀青重重終日賡我歌知音無瞽宗知音自古少
日月空臨照天地終不秘造化今未了

石魚樓

多謝天工意已勤四時換樣示吾人碧桃丹杏分明了
綠艾紅榴次第陳秋鴈聲中休惱憐雪梅枝上莫因循
機關踏著元非彼正是吾家固有身

又

箇裏包坤更括乾精神微動便紛然桃紅柳綠春無跡
魚躍鳶飛妙不傳菱浪豈緣風袞袞荷珠不為露涓涓
分明是了何言否此事難容鄭氏箋

寶蓮官舍偶作

雲海湖山有主人寶蓮峰頂露精神有時領客登高去
親手挑窓對景新萬里蒼茫融妙意三杯虛白浴天真
出門更有慇懃在為奏松風又絕倫

遊樂平明巖

西風吹作明巖去石屋高虛滴如乳是誰不是洞中仙
無人自信吾為主

嘉泰昭陽大淵獻築室董孝君祠之西下有湖
焉某曰溪以董君慈孝而得名縣又以是名則
是湖宜亦以慈名作詩曰

惜也天然一段奇如何萬古罕人知只今烟水平軒檻
觸目無非是孝慈

惜也天然一段奇如何萬古罕人知只今弄月吟風處

孔子明言是孝慈

惜也天然一段奇如何萬古罕人知只今山色連深翠
孔子明言是孝慈

又

惜也天然一段奇如何萬古罕人知只今步步雲生足
底用思為底用疑

惜也天然一段奇如何萬古罕人知只今講學從遊地
一聽思為一聽疑

惜也天然一段奇如何萬古罕人知慙慙為語從遊子
孰是思為孰是疑

送黃文叔侍郎赴三山

某請違判府安撫殿撰侍郎之次始知同館
有詩某惶恐捉筆遽成謹申上告毋罪老拙
某信人心即大道先聖遺言茲可考心之精神是謂聖
詔告昭昭復皞皞如何後學尚滋疑職由起意而支離
自此濫觴至滔襄毋惑懷玉不自知何思何慮心思靈

不識不知洞光明意萌微動雪沾水泯然無際澄且清
侍郎日用所自有總是本原非左右舉而措之於三山
的然民仰如父母鑑明水止燭絲釐變化云為奇復奇
斯妙可言不可思矧可傾耳有聽之然而皋禹尚兢業不
作好惡生枝葉聖賢相與告戒尚有斯某也何敢不於
侍郎之前獻此詩

熙光

兢業初無蹊徑緝熙本有光明自覺自知自信何思何

慮何營鏡裏人情喜怒哀空中雲氣紆縈孔訓於仁用力
箕疇王道平平

明融

妙妙融明樂未央山川人物獻文章縱橫組織無邊巧
變化委蛇不可商北麓林塘秋靜瑩南山景氣曉蒼茫
欲吟無句方徐步忽報相從注早香

又

妙絕虛明萬里光融融靜靜渺茫茫其間變化無蹤跡

却有方圓與短長
仰首看空閒
顧盼聚頭竊語足商量
竹梢忽作瀟然韻
正是雲門第一章

又

淨几橫琴晚寒梅
花落在絃間
我欲清吟無句轉煩門
外青山

詠春

日日看山不厭山
白雲吞吐翠微間
靜明光裏無窮樂
只是令人下語難

丙子夏偶書

風從槐市過來涼絲竹金英尚在堂惟有慈湖親聽得
近來吾黨亦專芳如何鑽仰徒勞苦要說精粗與短長
神氣風霆俱是教四時代謝儘彰彰

又

行年七十有六隨世名言則然應酬衮衮萬狀變化離
坎坤乾人情曲折參錯動靜多寡後先孰有孰虛孰實
無高無下無邊清明靡所不照一語不可措焉先聖為

是發憤忘食某也何敢空度歲年

偶作

此道元來即是心人人拋却去求深不知求却翻成外
若是吾心底用尋

誰省吾心即是仁荷他先哲為人深分明說了猶疑在
更問如何是本心

若問如何是此心能思能索又能尋汝心底用他人說
只是尋常用底心

此心用處沒蹤由擬待思量是討愁但只事親兼事長
只如此去莫回頭

可笑禪流錯用心或思或罷兩追尋窮年費煞精神後
陷入泥途轉轉深

心裏虛明著太空乾坤日月總包籠從來箇片閒田地
難定西南與北東

莫將愛敬復雕鐫一片真純幸自全待得將心去鈎索
旋栽荆棘向芝田

勿認胃中一團氣一團氣裏空無地既空何地更何義
此無廣狹無一二

惡習起時能自訟誰知此是天然勇多少禪流妄詆訶
不知此勇元不動

回心三月不違仁已後元曾小失真一片雪花輕著水
冥冥不復省漓醇

有心切勿去鉤玄鉤得玄來在外邊何似罷休依本分
孝慈忠信乃天然此天然處不亦妙費盡思量却不到

有時父召急趨前不覺不知造淵與此時合勒承認狀
從古癡頑何不曉

曩疑先聖嗇於言何不明明細細傳今醒從前都錯認
更加詳後即紛然

夫子文章不可為從心到口沒參差咄哉韓子休汙我
却道詩葩與易奇

雪月風花總不知雕奇鏤巧學支離四時多少閒光景
無箇閒人領畧伊

勿學唐人李杜癡作詩
須作古人詩世傳李杜文章伯
問著關雎恐不知

詩癡正自不煩攻
只為英才輒墮中
今日已成風俗後
後生箇箇入樊籠

儒風一變至於道
此是堯夫未識儒
除却儒風如更有
將驢騎了復求驢

道心非動靜學者何難易
癡雲欲掃除
迅雷無異擬無
妄而微疾勿藥斯有喜
一輪秋月明云為
豈思慮太極

奚可圖可圖非太極矧復贅無極哀哉可太息何不觀
古聖一一已默識胡為復作圖交擾而曲屈是孰知五
行五行皆妙質不可離合論渾渾渾體自一安得孔子生
邪說俱蕩滌哀哉復哀哉太息復太息

當敬不敬謂之悖當正不正謂之諛是中適莫俱難著
意態微生已覺疏

丁丑詠春偶成

葉葉枝枝都教女紅紅白白儘呈人如何自古知音少

方到而今得句新
既遣烏啼頻囑付
又令鶴舞出精神
便將天作一張紙
難畫慈湖二月春

天造慈湖迥出塵
無冬無夏只長春
四山桃李圍新錦
一邑風光讓絕倫
澗水簷傍談妙理
山禽柳外說天真
杏壇無限難傳意
付與憑欄寓目人

丁丑偶書

新年七十七是虛
不是實我心包太
空有無混然一比
日腑臟作示病而
無疾憑欄拱翠峯
可詠不可詰

又

物物皆吾體心心是我思四時非代謝萬說不支離
澗水談顏樂松風詠哲詞仲尼親許可實語斷非欺

孔子曰正明目而視之不可得而見也傾耳而聽之不可得而聞也此孔子許可之言也
乾道撫琴有作

蕭蕭指下生秋風漸漸幽響颼寒空月明夜氣清入骨
何處仙佩搖丁東野鶴驚起舞流水噓復鳴一唱三歎

意未已幽幽話出太古情
龍吟虎嘯遽神怪千山萬壑
風雨晦海濤震蕩林木響亂
撒金盤冰雹碎和氣回春
陽縹緲孤鷺翔三江五湖烟
水濶波聲颼颼鳴漁榔悲
猿臨澗欲渡不敢渡但聞澗
下蕭颼松風長閒雲曳碧
落勢去還回薄神仙恍惚無
定所微吟似欲止所作御
風一笑歸蓬瀛猶有餘音遶
寥廓

侍象山先生遊西湖舟中胥必先周元忠奕

百里平湖十里隄
新蕪冉冉綠齊齊
水晶宮裏光風靜

碧玉壺中遠近迷局外有棋輸與我口邊得句豈須題
流鶯却會幽人意故向人間一兩啼

又

淺紅深翠綠高低各出精神不肯齊山色好時新雨沐
湖光遠處淡烟迷不知醉後無言句逼近前來乞品題
我亦未能勤領畧只煩鶯囀與烏啼

偶成

春入園林種種奇化工施巧太精微山禽說我胸中事

烟柳藏他物外機
既遣杏桃呈似了
又令蜂蝶近前飛
如何有眼無人見
只解西郊看落暉

又

脚踏和風步步春
石魚樓上等閒人
興來衝口都成句
眼去遊山不動塵
李白誰知他意思
桃紅漏洩我精神
忽逢借問難酬對
只恐流鶯說得真

又

桃紅柳綠簇春華
燕語鶯啼盡日佳
誰信聲聲沂水詠

又知處處杏壇家

又

可惜有生都衮衮如何終日只紛紛
滿前妙景無人識到處清音獨我聞

又

我吟詩處鶯啼處我起行時蝶舞時
踏著此機何所似陶然如醉又如癡

夜蚊

夜蚊告教一何奇妙語都捐是與非偏向耳旁呈雅奏
直來面上發深機惜哉頑固終難入多是聾迷聽者希
費盡諄諄無領畧更煩明月到窓扉

奉檄往哭象山復會葬及歸自金溪留宿本縣
仙樂觀歸而作是詩

膏露奚為降傳聞不偶然兩晨呈瑞處萬葉遶爐前嘗
審如飴味誰操動物權天權非遠近不可向人宣

道士清晨喜告余昨朝膏露降濡濡夜來興從留山觀

此瑞端呈邑大夫我聞之言半疑信踏破曉光上孤峻
巍然古殿漢天師水遶丹爐葉明潤旁觀復折取以前
連日祥應詎偶然我亦嘗審甘如飴是誰執此變化權
益信人心自靈妙莫執人神定名號此機不動萬象沈
此機一發靡不到此機不屬上下中此機非西南北東
此機無遠亦無近此機至正而大公此機夫人之所有
何不自貴自善守寸善微萌天地知小惡開元禍隨後
皇天無親亦無常願言孜孜兢兢悠久而無疆

張時可惠示甲乙藁

凌晨帶月上竹輿荷君封送兩卷書朦朧未省何文字
中道曉色來徐徐乃是約齋甲乙藁驚喜遽讀味新好
一篇一篇竒益竒間姿雅態雲生島石泉竹月風蕭蕭
斗牛劍氣秋空高意度橫出不可速灑灑落落真詩豪
慇懃厚意何以報熟復謹藏永為好大雅不作繼者誰
恐非少陵所可到君心自是思無邪何假於中植竒葩
男兒要當追配古聖賢豈能更與凡卉爭春華

富春龍門

桑麻迤邐入高原
級級差差水落田
樹色自分深淺綠
山光都在淡濃烟
竹輿漸近鐘鳴處
詩句來從鳥語邊
又是一番新樣致
如何寫得十分全

丹桂

世眼紛紛丹與黃
廣寒宮裏亦如常
目前不作兩般見
筆下方騰萬丈光
且莫錙銖深淺色
也休斤兩淡濃香
靈根已入詩人手
不許姮娥擅此芳

和胡鼓院郊臺致齋即事

新編下貶率性賡歌老拙僅可發莞爾之笑
聯篇傑作大音稀雲朶低垂向巧枝鈍學久嗟人去速
癡腸一任向來遲斷無錦向詩中織但有春從筆底滋
盡日齋宮雲聚散不知步武是誰移

虛口徐行上短廊拂簷巾角觸山光高簷踴躍爭奇怪
巨笋逢迎效短長山木剪裁青玉色茶甌問答素馨香
是中空洞無邊際收拾山川盡括囊

和陳大著追九日之集

起興家山翠作圍紫宸垂旨未容歸千峯來獻無窮妙
萬影相從不敢違碧玉壺中丹葉舞水晶宮裏白雲飛
憑欄相與謀荒政第一言無罪歲饑

題將作軍器二監

出入雲從二監中新來盤薄翠玲瓏飽觀大景金星洞
喚作慈湖髻雪翁石怪山奇誰造化鳶飛魚躍我家風
只今笑語難聞見灼與人心萬古同

伏蒙提舉秘書郎中以留題縣驛新篇封示惻
隱惠愛之意自然著見可謂發情止義無愧古
作道中不得即具申謝之儀夜還舍秉燭亟次
崇韻庸見不敢虛辱大賜之誠非敢為文某惶
恐敬上

我學如猷澮纖流未距川何如作難邑衮衮膏火煎學
力未純固誠不能不遷所喪逮尋丈所補無塵涓是則
百煉金無復畏巨燃不聞曾氏子兢兢而虔虔一貫融

終始虛明萬慮捐此道甚簡易勞苦無禹胼體妙用亦
妙揚州十萬纏不熟愧稊稗未免世累孽使者臨舊治
盛禮修同年所道惟政事握手意留連車行眼偏矚粟
畦暨麥阡父老亟來迎喜色津津然我非當世才亦復
見謂賢臨違語益稠不覺膝自前更願所以諳教我理
婚田

賀朱倅

舉杯話別幾時逢此事分明鑑象中到處風光無遠近

母言易道有西東
輕輕衣濕梅坡雨
款款舟行柳岬風
忽憶從遊談笑處
蘓公隄上躍花驄

送章大著出守衡陽

濟濟衆賢俱徐徐
五馬驅中司
親鴈序
南岳佩魚符
吳楚從今異
參辰幸小殊
他時羣玉聚
相與話踟躕

賀王使君

南風頌王使君也
使君有寬裕和樂之德如
南風焉

南風薰兮如其仁兮蓋乎惠和物之樂且欣兮 南風
薰兮人之近兮天溫厚之氣以幸吾鄱江之民兮 南
風薰兮於誕之辰兮何以壽之有南山之椿兮 南風
薰兮我不靳兮無請弗獲以幸吾樂平之民兮

南風四章章四句

上耿泉生朝

雲臺壽泉使顯謨太監公也

瞻彼雲臺有那其武祝阿發迹中興元輔 歷世數十

有孫惟良愷悌君子之紀之綱 柔亦不茹剛亦不吐
有志而寬夫誰敢侮 天子曰於亟來輔予實彼周行
為上大夫迺眷西顧畀之節符 是司九府爰總數路
爰究爰度阜豐化布國用是裕 江左矜刑獄平訟清
惟清惟明民用以寧姦宄亦懲 迺撫徽人惠綏千里
匪亟匪除匪作匪異而郡亦治 泉課復艱屬任斯難
闕 斧宸節至累頒公母憚煩 洎陽為邑實惟所臨
寬簡雖至威信亦深敢不兢兢治所賦金以謹以程以

恪以忱 惟公誕彌良月惟時地數盈成夢維熊羆何以壽之南山維基松栢維滋母祝母祈公自有之某也作詩于以敬之

雲臺十一章三章章四句一章章六句四章章五句一章八句一章十一句

上鄧憲生晨

岷源壽江東使者司諫鄧公也樂平令楊某有祝頌之辭于誕晨以獻焉

維彼岷源維深且長是為大江潤澤南方 維江之東
有賢使者惠德似之溥澤潤下 使者維公有祖高密
雲臺第一流芳泌泌 有孫維良秉德正方天子曰於
實彼周行 古之遺直亟輔予德疾風勁草歲寒松栢
迺眷西顧金節畀之禮樂光華亦王近畿 欽哉祥
刑克寬克明民罹旱虐焦勞發情 民饑毋恐惠澤方
湧適兼郡符民有天寵 首白蠲租寬博其模大公靡
私匪畏匪拘 僵者起之骨者肉之知幾千萬父之母

之 洎陽為邑罹旱則甚故維私邑蒙澤亦甚 維公
誕彌端月維時夢維熊羆何以壽之南山維基大椿植
之母祝母祈公自有之某也作頌于以敬之

岷源十二章十一章章四句一章十句

代馮似宗壽樓文昌

維公壽宮使閣學尚書樓公也表弟馮某作
是詩再拜以獻焉

維山四明涵竒孕英或曰降神為今甫申倬彼雲漢昭

回其文鳳鳴朝陽決河崑崙代天而言粹其德音 補
袞大手石色五有砥柱中流屹屹其守為人所難一辭
萬口文昌大名太山北斗 雲歸星駕持麾東下乘流
御風琳宮燕暇山水清暉親戚情話不間遐賤如其其
者 肆筵設席獲教蒙益繾綣綢繆問遺不息萬金良
藥再生大德 陽復之望惟公誕辰何以貺之秉國之
鈞何以壽之南山之椿

維山五章一章章十句二章章八句二章章

六句

嘉定改元久旱得雨詩呈張令君

底事焦勞偃室中耕農臯月未施工兩龍會合千山暗
數日霖零百里同舉手盡稱知縣雨何心領畧大王風
再生天造奚為報海有窮時此不窮

兩日長憂積滿中感深令禱格天工欣欣處處人人喜

渺渺茫茫畝畝同不至傷如無極雅

韓詩雨無極正大
夫刺幽王也首曰

兩無其極行當改賦黍離風邑民頌德千和萬毫楮如
傷我稼穡

何可以窮

王風黍離本旨為譏今取其有年禾黍豐故擬改

喜雪次陳書韻

簾垂不覺夜牕明
清曉從容始下平
推戶忽驚瓊作地

登樓笑指玉為京
暫停枰上猶賢奕

時子舉敬甫對奕

來作絃

間太古聲

時琴撫白雪操

甚念衣單塵甑者
毋令彼此有虧成

蒙檢討封送所與諸同朝倡酬盛作某老拙愧

後礫某祇拜以呈

原廟陪祠曉色開
從容復指綴衣來
花填輦路驚何早

春向皇都特亟回聲贊俯躬千冠帶香浮夾道萬樓臺
傳聞歸燕隆親睦天上雲韶拱玉杯

壽倅生晨

某欽值府判直閣誕生令辰率爾以二章章
八句為壽老拙不文告畧關聽官

州家和氣藹新春得所親賢蔚豹文天遣星辰為二屏
我將風月作三分碧梧翠竹來華胄岳鳳溟鯤駕慶雲
敬為同寅香一瓣願言臭味等爐薰

方飲屠蘓慶歲元五開歷草又生賢沈檀鬪品來樽底
梅竹交光闢水邊好把緋魚追舊事肯同螃蟹話當年
聖賢德業歸方寸穩取宗名上潑天

賀傳憲生辰

某恭承提刑國史郎中慶誕令辰謹脩祝頌
之章上贊崇高之筭繕寫左方伏乞賜覽

奚必生申向嶽求卧龍山水瑞光浮御風天上騎箕尾
持節人間占斗牛巖下光芒驚走電筆端河漢瀉新秋

精神已致鳴山雨更願為霖徧九州

鄱陽江上是瀛洲中有神仙暫此遊明月襟懷民善頌
浮雲喜怒我無留蟠桃一熟三千歲玉陛重瞻十二旒
諳盡民情並世道從容借筭屬君侯

壽趙泉使

孕秀鍾鼎慶源長屬近親依日月光弧矢影侵槐陰綠
熊羆夢入藕花香詩書博雅今平獻政事精明古趙張
九府本根闢大體故分華節到鄱陽

來迎父老喜相扶才大能令惠愛孚十道山川新約束
三樓風月舊規模巖巖氣貌踰嵩華坦坦胸襟有典謨
仰止光華申善頌何當歛版向庭趨

臨安張帥生辰詩

山野書生百不知同官元有誕辰詩怪他衙報來何晚
笑我詞源發處遲坐想鼎來門下士爭雄盡吐腹中奇
如何獨有關西後只解揄揚撫恤辭

為恐他人未必知故推善意入歌詩非誇輦轂先彈壓

肯把寬仁作鈍遲不但樂情都喜愜亦聞天語有褒奇
鋪張才美終難了只此今朝祝頌辭

次韻吳機宜

十里松湖乘鴈歸酒鄉近處一驚飛頗聞水月中泉石
笑我年來杖履稀

次韻吳天機

洪範論時常心官職雨暘分龍何效竭負宸久憂傷未
稿幾於白苗蘓尚可蒼焦勞殊未已詔旨欲盈箱

已上
甲紫

偶成

風雲雨雪自何來
我有乾元大矣哉
萬景出奇供杖履
羣峯環翠拱樓臺
興來吟詠誰裁剪
飯罷遊行豈去迴
信口道來俱妙妙
教人尋訪幾枝梅

偶成

中堂此景亦不惡
疊嶂窮林張翠幄
有時雲氣間出沒
誰能繪畫得此樂
詩人如麻筆如椽
擬待索紙莫莫莫
孔子明目尚不見
枉費精神去摸搦

示葉元吉

元吉三更非鼓聲慈湖一夜聽鵝鳴是同是異難聲說
何慮何思自混成爐炭幾番來暖熟天牕一點吐圓明
起來又覩無窮景水檻澄光萬里清

偶書

君子不必相與言禮樂相示甚昭然禮樂相示無一言
物物事事妙莫宣此妙自覺不可傳可傳非覺亦非玄
風雨霜露無非教哀樂相生先聖篇

偶書

無聲之樂聞四方純德孔明即就將哀樂相生不可見
衾裘非燠簟非涼秋毫莫大泰山小殤子上壽彭祖夭
入門金作示吾情於衛磬聲今不了春秋冬夏風雨霜
露無非教胡為自古學者恁莫曉二十年来寢多曉是
殆天欲亨吾道屈指何止數十人知及仁守或可保曲
禮三千不可思至哉忠信與孝慈水哉水哉也大奇孔
聖無語孟不知

偶書

自古挑才揚暨漢多書木才木雖不同一音貫吳蜀大道無異同奚庸析耳目千載覺者幾邇來帝錫福所知餘百人宗祖慈湖麓天地吾施生四時吾繼續日月吾光明變化吾機軸夫人同此機宇內皆吾族惟日用不知被褐而懷玉禮三百三千是誰不備足父母誰不愛弟幼誰不育事上誰不敬對賓誰不肅步步在杏壇句句香芬馥羣峯穿白雲碧流響松谷諄諄帝誨我敢不

拱承囑夙興筆此詩既復從首讀此讀人不聞惟有庭
前菊

慈溪金沙岡歌

岡湧金沙來幾里貼天袞袞白雲裏雄峯健隴四奔馳
每每回顧慈溪水慈溪慈溪孝名美即天之經地之義
予思不知萬物我發育推與聖人自固蔽已自固蔽禍
猶小固蔽後學禍甚大孔子沒近二千年未有一人指
其愆汨汨昏昏到今日所幸慈溪却不然灼見子思孟

子病同源不得已指其蔽寫出世所不傳大道蕩蕩而
平平聖訓至明至坦夷一無荆棘相維纏學子首肯斑
斑焉靜明莊敬非強參學者多覺近二百事體大勝於
已前學徒轉相啓告又未已大道行乎詎非天

大哉

大哉孔聖之言哀樂相生不可見傾耳聽之不可聞不
見乃真見不聞乃真聞子夏雖曰敢不承實莫之承終
於昏誤認有子為師道曾子覺雖小而悟孔聖之皜皜

濯之暴之覺之虧即濯即暴無不妙子思孟子亦近之
惜乎小覺而大非其言多害道二子名聲滿天下指其
非者何其少滋惑後學何時了安得朝家專主孔聖言
盡削異說明大道比一二十年覺者寢寢多幾二百人
其天乎春秋冬夏風雨霜露無非教風霆流行庶物露
生無非教君子不必相與言雖在畎畝之中默然即聖
無他巧大哉孔聖之至言罔極之德何以報

謁泰伯廟

三以天下讓先聖謂至德其也拜廟下太息復太息三辭不難知泰伯無人識胡為無得稱萬象妙無極

或曰泰伯之神無形體何故言象又曰萬通大道者匪有匪無象即無萬即一一即萬尚不可思而可言乎即無言天地內外皆泰伯人實見之而不識

偶作

處處青山人不識步步踏著此巖石妙妙妙不可言

可惜可惜大可惜

贈野牛

魯將大手挽恒河引得龍來地起波何待硯池藏滴水
工夫元不費揩磨

湍水巖禱雨詩

戊辰之夏天久不雨農嗟失時孰不傍徨邑
人余崇因幹到縣之石臺鄉遇一老人曰此
地龍潭靈甚名湍水巖居士胡不祈於此崇

回視間老人已不復見其神矣繼到湍巖果
是聖跡禱而歸告于邑之士庶令君張君潤
之齋宿同詣潭所化龍隨見甘雨沛然吾邑
無不種之畝惠至渥也崇號湍巖居士一力
經營刻立碑記裝飾神像龍天感應歲斯上
熟不可不記慈湖楊某

湍水龍潭古跡遺不因老叟有誰知鄉人禱雨無靈日
雲翳常暘尚在時說與縣家誠且信去從潭所宿為期

回頭甘澤蘓枯槁插種工夫未是遲

精禱何須到處臨只祈湍水沛甘霖驅除旱魃無餘事
感召靈神在寸忱庭砌已酣行蟻戰山川能動老龍吟
當知一飽皆公賜雷地何人無喜心

蒙訓

父母生子身身是父母箇如何却言我言我大不可父
母在此坐子則不敢坐不坐乃當然父母如天大男兒
立父旁女兒立母旁男兒拱手立女兒斂衣裳捧盥兼

酒掃將茶及奉湯言語須低軟依前立正方
兄弟惟恭敬弟妹常愛慈飲食先尊長不敢遽有之
尊長若嗔我嗔我是愛我欲我為君子所以約束我
語話須誠實步履學踈遲頭容常正直四體莫邪欹

金明池

燕語鶯啼杏壇春色為甚無人領畧又添箇山青水綠
是多多少少明明白白對面不識方且蕩然放逸不亦
文辭雕琢聖人道君子不必相與言但示以禮樂禮樂

無言莫穿鑿一味融融無窮靜樂步步行行皆妙用言
言句句俱寂寞舜曰道心明心即道百姓日用不知不
覺從學者再三勤勤有請也只不可說著

歷代詩

三皇五帝

混沌鑿開知幾歲洪荒莫考傳承裔但聞前史載三皇
伏羲神農及黃帝三皇之後五帝傳少昊顓頊高辛繼
唐堯虞舜又繼之天下於斯為盛際

夏

堯舜天位傳禹王禹之子啓傳太康仲康王相少康後
王宁王槐及王芒王泄不降王扃立王厘孔甲何滔荒
王皐之後有王發桀放南巢夏始亡十七君餘四百歲
夏之天下遂為商

商

商湯興時民戴后外丙仲壬繼其後太甲沃丁及太康
小甲雍已及太戊仲丁外壬河亶甲祖乙祖辛傳沃甲

祖丁相繼有南庚陽甲之後是盤庚盤庚能復興商邑
不幸小辛小乙立武丁有德號高宗祖庚祖甲又無功
廩辛庚丁逢武乙太丁帝乙哀王室末有紂辛名曰受
民心遂歸周武后六百餘年三十主周得天下商遂亡

西周

后稷文王世幾傳武王方得天下全成康昭穆及共懿
孝夷之後厲蕙宣幽王見殺平王立以上凡經四百年

東周

平王避難遷洛陽桓莊僖惠襄頃匡定簡靈景蕙悼敬
二百餘年春秋王春秋之後周之晚元王貞定相承纂
哀考威烈遂傳安夷烈顯聖慎靚赧三十七主始為秦
八百餘年誰謂短

秦

始皇繼周稱皇帝傳子胡亥為二世子嬰溺上降漢王
四十餘年非久計

西漢 即前漢

西漢十二君高惠呂后文景帝傳于武遂及昭宣元成
哀平帝後王莽乃為君昌邑兼孺子二人不足云

東漢 即後漢

東漢之光武高皇九世孫誅莽中興後依前十二傳明
章稱顯肅乃及和殤安順賢冲與質桓靈極不君終當
孝獻帝漢室遂三分

三國

兩漢四百載分為魏蜀吳曹操始居鄴劉備據成都孫

權在金陵鼎足互相圖

蜀從劉備傳後主四十餘年為魏虜吳傳孫亮至孫休
晉封孫皓歸命侯魏有文明俱稱帝齊王高貴還相繼
陳留王立共五君大業卒傳司馬懿

西晉

晉人司馬氏相魏敢專權懿師昭不帝追謚宣景文武
帝受魏禪惠帝實童昏劉聰害懷愍由此失中原

東晉

夷狄陷河洛元帝南渡江宣帝之曾孫立號都建康明
成康與穆哀廢最堪傷簡文武安後桓玄暫稱王卒聞
恭帝世遜位宋武皇兩晉十五主二百年而亡

宋

宋武是劉裕傳位從東晉滎陽與文帝遂傳武帝駿前
廢乃有明後廢乃立順八主六十年蕭齊因繼運

齊

齊主蕭道成乃是蕭何孫武帝鬱林王海陵鳴帝鸞東

昏至和帝七主不足論二十有四年蕭梁遂建元

梁

蕭衍梁武帝其子號簡文孝元恭皇帝前後共四君五十有六載大位俱于陳

陳

陳武名霸先文帝廢帝傳宣帝及後主共三十二年六朝至此滅天下歸楊堅

隋

楊堅隋高皇煬帝遂淫荒恭帝不足道四海正擾攘三
主四十年天下禪于唐

唐

唐祖是李淵太宗高則天中宗曾見廢睿宗傳與玄肅
代德順憲穆敬文武宣懿僖及昭哀二十一君傳二百
九十四朱梁稱元年

五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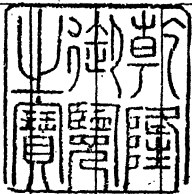
梁主是朱溫篡唐都汴宋友珪及末帝滅于李克用莊

宗克用子滅梁又稱唐明宗與愍潞滅于石敬瑭敬瑭
晉高祖其子號少主虜為負義侯契丹入中土晉亡漢
始立知遠實姓劉傳子稱隱帝二世遂為周周家有太
祖姓郭乃名威世宗及恭帝僅能十載期共五十三年
天命遂有歸

宋

太祖太宗兄授弟兩派天源稱善繼真宗嗣位及仁宗
以子傳孫皆聖裔英宗有詔嗣濮王次及神宗哲宗世

徽宗行道付欽宗高宗南渡中興帝孝宗之末嗣秀王
揖遜兩朝誠鮮儼



慈湖遺書卷六